

金色人生译丛

金钱与人生

[英] T·魏斯曼
王影 赵清 译



金色人生译丛之六

22

金钱与人生

〔英〕T·魏斯曼

王影 赵清 编译

封面设计：梅 睿

责任编辑：刘朝春

金钱与人生 (金色人生译丛之六)

[英]T·魏斯曼 王 影 赵 清 编译

出版发行：春 秋 出 版 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 京 双 桥 印 刷 厂

787×960毫米 32开 5.875印张 97千字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800册

ISBN 7-5069-0108-0/G·37

定 价：1.90 元

译者前言

经济知识告诉我们，金钱只是一种用来担任交易媒介的标准，钞票本身的纸张及印刷成本可能远不及面值的千、万分之一，几乎毫无实质意义。因而，在伟大的经济理论中，货币只是枯燥公式中的一项变数而已。然而，“钱不迷人人自迷”，唯利是图的经济人，在现实社会中对金钱的行动、渴求、执迷，却远超过任何其他更具体的东西。显然，我们需要在经济理论以外的范畴提出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

可是，同样令人惊异的是，金钱这项人类永远感兴趣的题材，或许因为写作者也被金钱自身的动机所驱使而总是偏离主旨，直至社会、经济、心理等学问都已十分发达的70年代，关于金钱在人类生活内的存在意义、行为模式、社会关系等，始终未曾象其他主题那样受到较系统化的关照。

对于这样一个最受注意却最荒芜的园地，魏斯曼博士称之为“我们人类最后一项可耻的秘密”，因为，我们对人类最隐私的性行为所知道的，都远比金钱动机要多。到底金钱的“金赛报告”在

哪里？金钱心理学的“弗洛依德”在哪里？

就这样，搜集过很多赚钱故事、读过不少心理学家作品的魏斯曼博士，从人类对金钱意识及潜意识的动机着眼，企图对这项看起来漫无目标而却是人类最强大驱力的心理问题，提出较完整的见解。

在整个金钱心理动机的寻找过程中，魏斯曼博士发现，人类使用金钱的动机，虽因心理际遇的不同而使得这个题材枝节丛生，但金钱本质上的交换性、代替性、象征性，仍然忠诚地执行它的责任，只是将它赋予生命，巧妙地转化至千变万化的行为里罢了。交换性给某些人逃避不道德的快感，象征性给某些人消除恐惧的安全感，代替性给某些人实现梦想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能找到无数的例子来佐证。

更奇妙的是，魏斯曼的分析结果告诉我们，转化到金钱上的动机，几乎都不能满足根本的要求，金钱成为最容易令人失望的东西，我们自以为买到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抓住。这种无法令人满足的特质，正好也回归到金钱本质上的弱点，它只是实质上毫无意义的标准，可以交换、代替或象征某些事物，却永远不能等于这些事物。

魏斯曼以这一套见解为构架，穿插各样丰富的资料展示了无限的魅力和张力，单单看那些信手拈来的例证，就是以保证它必受到热烈的欢迎。

绝不会象它所研究的金钱主题那样容易令人失望。

本书共分十二章，从第一章至第四章谈论的是金钱的意义，从对金钱的梦想、探求，到金钱的各项用途，给金钱的各类动机揭示了广泛的主题；从第五章至第十章谈的是人类的几种主要的金钱行为；后两章从金钱与家庭、社会的交织关系中，展现出金钱的影响力。

英国守护者杂志的书评下结论说：“魏斯曼这本书对金钱的见解，其地位将不下于弗洛依德和金赛报告对性的见解。”可以肯定，这不是过誉。

目 录

译者前言

第一章	梦 想	(1)
第二章	探 求	(14)
第三章	起源和结果	(32)
第四章	金钱的用法	(48)
第五章	金钱的浪漫	(54)
第六章	公司人的金钱观	(65)
第七章	尖钻型	(75)
第八章	奸诈型	(95)
第九章	赌徒与输家	(118)
第十章	不玩钱的人	(132)
第十一章	金钱与家庭	(138)
第十二章	金钱与社会	(160)

第一章 梦 想

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梦想金钱是万能的，它能获得安全感，能带来感情，甚至可以改造一切。当我们觉得孤弱无力时，就幻想用钱来弥补那种状况，钱能买下大饭店，钱也能处死变心的爱人。

致富的驱力并不是起源于生物学上的需要，动物生活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同的现象，它不能顺应基本的目标，不能满足根本的需求，真的，“致富”的定义就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个看起来漫无目标的驱力却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为金钱而互相伤害，远超过其他的東西。

照一般的说法，金钱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财富的贮藏。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它令人陶醉、令人疯狂、令人激动的一面。约翰·梅那德·基内斯曾经描写爱钱是“一种多多少少有些恶心的病态，一种半罪恶、半病理，我们会战战兢兢交给精神病专家研究的癖好。”卡尔·马克思说，金钱是“人情的离开力”，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世上有血腥钱和新娘钱，良心钱和脏款，轻松钱和血汗钱，该烧的钱和光荣的钱；有国王的赎金，也有娼妓的代价；有些钱应该乱花，有些钱多得让主人进不了天国；情妇有情妇的津贴，妻子有妻子的费用；零用钱，消费钱，塞嘴钱，银行存款；有些是罪恶的薪酬，有些是富伯伯的馈赠；某些费用人人出得起，有些东西却昂贵异常；也有悬赏歹人头颅的奖金；有些钱本质粗劣，并且能加倍危害自己的生命。这些钱外表相同，其中却隐藏了多种意义。血腥钱买不到新娘钱所带来的一切，国王的赎金也和中奖的财富不同。金钱的大交换率是骗人的，它使我们买到东西的外表和形体，就象一个“买来的女人”，我们自以为买到了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抓住。

照以塞亚的说法，金钱的特性就是“不能满足人”。最新的富翁密克·亚格也在一首歌里说：“我得不到满足”。但是，追求、集聚这种不能满足的东西却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强的驱力，虽然最热衷金钱目标的人往往拼命否认这一点。这种激情在某一种人眼中，仍然很暧昧，仍是我们最后一项可耻的秘密。也许正因为这样，这个题材枝节蔓生，却很少有人探讨过。我们对人类隐私的性行为，知道的远比金钱动机行为还要多。当然啦，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受到了广大的注意，但是这实在等于维多利亚时代描写婚姻的小说，根本不谈性

的问题。当今经济难题的研究剔除了金钱渴望，也就是潜在的行动、渴求、执迷。虽然我们四周的迹象显示，这种热情在美国和西方其他技术先进国已接近崇拜，我们却不该相信，爱钱只是西方的作风。古中国人永远不忘拜“财神”，他统领着财富部门，掌理天庭等组织。希伯来人崇拜金牛。不屈的跑将荷尔密斯也是利润之神。埃及人在国王的陵墓里放满财宝，使他们赴阴间的旅程中不虞匮乏。三毛亚的原始部落中，富翁拥有百万贝壳。在神话故事里，不管是欧洲故事或《阿拉伯之夜》，“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几乎都是指富有的生活。由此可见，人们就算不可能真的发财，心中也永远存有致富的欲望。那是一个梦，一个神话，目前在很多人的眼中仍然如此，只是现代它有了实际的基础，有实现的可能了。

致富的欲望往往总是先通过梦想来应付。如果研究这个梦的特征，可以发现几个主调。首先，人渴望安全感。有时女性会为安全感而结婚；伶俐的年轻人则为安全感而计划，把储蓄投入养老方面和长期的公债中，以便将来即使年老也好，能靠自己的投资过日子。一位高级产业商人和财政家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自己和家人“建立安全的地位”，好叫他不必担心下一餐的来源。在梦想中，他觉得他若能建立“五万镑的资金”，他们就能生活了，不必再为钱担忧，他真的只

想要这些，这个目标变成他青年时代生活的大动力。结果，他超越自己的目标，继续赚了五千万镑，这可以证明安全感的渴望有多么强烈，达到安全感所需的钱数又如何步步提高。格林的童话中就含有这个梦想，故事中的魔桌只要听到“餐桌，摆满”的召唤，马上现出一块细桌布、盘子、刀叉、一碟碟烤肉和烘肉，还有红酒。“我们的小伙子自忖道：‘现在你终生够用了’从此他就不必费心管客栈的好坏，物品的盈缺了。”

渴望有私房钱或者能够靠投资度日，这其实是退休的梦想，想靠积蓄过日子，不必工作，虽然这种愿望显得很消极，却也很普遍，并不限于奋斗、挣扎而疲倦不堪的人。保罗·盖帝赚了100万元之后，真的在24岁退休，闲逛了两年。一个稍有成就的人会说，“我可以退休了。”这实在是古怪的说法，通常这种人一刻也不想退休，但是他们想到自己若要退休便可以退休，心里很高兴。检讨这种退休的幻想，我们会发现，其中含有辉煌的自足感，不必听人使唤，不听任何人指挥。想到我们在所有族类中，依赖别人的时间和程度远超过其他动物，也难怪我们会讨厌信赖，我们梦想“财政上的独立”，以便解除其他各种依赖，这是很富人情味的幻想。安全感在梦中一旦建立，大家很可能会进一步走向金钱更醇美的乐趣。梦想要摆给大家瞧瞧。有一个人曾经表示：“童年时代，我要的

只是同一条街上别人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我不羡慕大轿车，因为我那条街上谁也没有大轿车。我不想大车子，我心目中有钱就是拥有那条街上最好的房子。就是回来让他们大家瞧瞧，让大家瞧瞧我比他们行。我的梦从来没超过那一条街，我也没有街外的资料。我不想当电影明星，不想那一类事情，我不懂那个，电影明星纯粹是幻想的人物。”

“我记得有一天，我21岁的时候，有个人穿着漂亮的西装驶过去。我注意到他对那套西装漫不经心的样子，印象很深。我干裁缝这一行，知道那样一套西装有多贵。他竟能漫不经心地穿用，使我太感动了。他就是我所羡慕的人，能够漫不经心穿一套贵西装的人。我不羡慕百万富翁，我那条街上根本没有百万富翁。”

胜利的愿望一定是压倒别人，在梦想中也就是四周环境里的人。起初目标也许很小：希望能漫不经心穿一套贵西装，而不是战战兢兢当大礼服来穿。随着报复心的增长，梦想也逐渐加大，现在做梦的人想象自己有一天衣锦还乡，真正在别人面前神气。在度伦马的剧本《拜望》中，一位非常富有的太太回到出生地，故事慢慢展现，她馈赠巨款给故乡，却要求杀死一个老人，此人年轻时曾和她相爱，后来又遗弃了她。这是受冷落、屈辱、遗弃的人最著名的梦想。“有一天，有一天……

等着吧。”不管是只让他们瞧瞧，还是真的采取行动，金钱都被视为报复的力量。旅馆经理拒绝给我们房间住，或者不让我们住自己所要的房间，我们心里便幻想着报复的一刻，我们买下旅馆，把他开除。真的有百万富翁做过这种事情，据说希腊船王史塔洛·尼阿哥斯要住巴黎丽兹大饭店的主要套房，遭到拒绝，因为那是永远保留给芭芭拉·荷顿住的，他就叫自己的经纪人着手买下旅社的股份，买了将近百分之五十，董事会发现了，立刻答应他的要求。在幻想中，金钱是万能的，钱能买下丽兹大饭店，也能处死变心的爱人。人们津津乐道某一位富翁以随便、万能的姿态花钱，花大钱来满足小欲望的传闻，可见我们对这种梦想深深着迷。亚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出色地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力量天真的喜爱，只要擦擦神灯，捣乱的首相就失败了，眨眼间宫殿诞生，主人赢得苏丹的女儿，最后甚至继位成苏丹。

在梦中金钱也能带来爱情。作曲家利欧尼·巴特说：“……《孤雏泪》大大成功。我需要爱，所以我以为用钱可以买到。我太需要人爱了，你知道，被我当做朋友的人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切，钱不成问题。我以前认为，送人贵重礼物是买到敬爱最简单的办法……”在有些年轻人的梦想中早就把可爱和有钱看成同一回事，照传统他们该先出外奋斗，发了财再向少女求爱。传闻中他们若带

钱回来，就能得到爱情。事实上，女孩子常常选择身旁猛追的人，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自己一旦有钱，就更有被爱的机会。这并不是冷笑地信仰金钱买爱情的力量，那是另一种梦，而是相信钱的神奇性质，相信它有力量改变自己。还有人认为，影星一夜成名，接着金币如雪片般飞来，必能使那位幸运儿更讨人喜欢。影圈中一切短暂的婚姻和恋史并不能改变天真姑娘的梦想，她以为自己若有钱有名，大家对她的爱一定远超过现在不冷不热的状况。这个梦是金钱被视为改造力的一面。有人希望当别人，因为自己不够好，而他们以为金钱能带来这种改变。正如灰姑娘从灰烬中站起来，净化了自己，我们若有足够的金钱，也可以如此。我们一想到要给自己做新衣服就非常兴奋，这也是金钱改变自己的梦想之一。那是很古老的愿望，宗教就用再生的仪式，并提出复活和灵魂转世的观念来加以迎合。由更迅速更实在的一方面来说，我们总以为中奖就可以达到这个愿望。

想当别人的欲望是很奇怪的，但是在幻想中，那一位“富有的我”不但有钱，基本上也换了一个人，他会更强壮、更勇敢、更迷人、更聪明，不再脆弱……等等。金钱被赋上神奇的威力。由此更生出一个信念，以为钱能带来某一种不朽。新不列颠的土著认为，得到大财富的目标就是在死后“大家会悲叹，并开盛宴来拜他。”在梦想中，钱能使我们

伟大，受人怀念，譬如阿佛烈·诺贝尔因为他的奖金而受人怀念。福特因为他的基金而被人提起。I·B·M·的创始人汤玛士·瓦特生1933年直接了当说：“我要你们了解，这个公司是要永远存在的。”

生命不能真正永恒，然而梦想的那一时一刻却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花花公子》杂志一月又一月细细列出这个梦想，因为创始人海夫纳显然就过着那种生活，他若不在，一定是呆在他那“遥控、电气化、做为海夫纳卧室的电子天堂中，伏在一张直径七呎半的旋转床上，后面有一间小室，手旁有全套的按钮可以召唤任一位或全体十二位仆人经常来侍候。在下面某处，设有绿色灯光的室内水池开始喷水了，“求爱严穴”等待着当天第一位居民。屋里有私人影院、闭路电视，还有一大串名流访客，包括鲍伯·霍伯，诺门·梅勒，摩特·沙尔等人。如果他想离开他的电子天堂，他只要踏入一架构造相同的DC-9飞机中：机内海夫纳的私人卧室里有椭圆形的床铺，上面铺着塔斯马尼亚袋鼠皮，起居室内有安塔斯六六〇号录影机，一间小酒馆可供即兴舞会之用，机翼上有会议室，甚至还有一个秘密的旁门，万一有少女要悄悄溜走，可以不让任何人看见。这便是那种美好生活的梦想，由这份杂志的读者人数来判断，这种梦想已经广泛得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细节有各种排

列。有些强调这一面，有些强调另一面，譬如椭圆床改成圆周50尺的白色毛绸躺椅啦，或者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调情椅。美梦的内容是生活在奢侈的怀抱里，由这个措辞得来，此种欲望的起源来自小孩子在母亲怀抱中舒服的状态，有了大财富，我们可以消除一切工作，避免繁重的苦差，一心追求快乐。

小说家兼电视剧作家罗伯·慕勒说：“人因为到法国南部精致的旅社中渡了两周的假期，觉得很痛快，就难免以为，这种经验无限延长，一定很快乐。当然不见得如此，不过大家都以为如此，所以叹气说：‘啊，我若能一直这样过下去多好。’”最后，奢侈的生活若在期待中也变了味，那么还有一项最后、更能令人满足的梦境，那就是成为最巨大或最伟大的人物。有一位昔日当侍者的人，自己开饭店，生意不错，就想要进而拥有当地最大的饭店。他说不出理由，只是觉得“你若当了将军，就想当最伟大的将军，不是吗？”拿破仑式的野心并不只限于军事方面，做梦的人想象自己的收获圈遍及全球，他要拥有一切。梦想太大了，除非心灵最后惊骇于自己的贪得无厌，否则永远不会停止的。

这些都一般的金钱梦，还有些人梦想会成为过去，也许过去比现在美好。但是有一种人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他沉迷于“做梦”。有一

位靠救济金过日子的人说，现状中他最遗憾的就是没有钱象昔日那样赌马，倒不是他想赢，而是那样他有做梦的机会。这是此型人的特性。做梦的人喜爱幻想甚于现实。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就是这种人。正如他小说中的描写，‘他非常了解金钱，而且疯狂地爱上了它。他投身各种商业冒险，搞过土地投机，印刷厂，香水广告，古典作品的再版。但是，他作品中虽然显示他具有财势方面的大知识，他的企业却一无所获。有一位替他立传的作家安德·毛洛斯曾经暗示，他一再失败，是因为生命中一旦出现困难，他立刻退入自己虚构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他把握得住，成果完全掌握在他身上。这是梦想家传统的做法。

这种人在一切文化中都可以找到。阿瑟·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就是这种人的悲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景气年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咖啡馆中充满失业的男人，整个下午啜一杯咖啡，空谈着他们要发的大财。大多数人就这样醉生梦死渡过了一生。赌博店、赛马场、俱乐部、专利事务所和音乐出版家的等候室里充满这种人。别人都知道他们不可能发财，他们是浪费时间，但是他们深深沉迷在幻想中，不听也不在乎。他们心中的梦想已达到极端，金钱梦违反了理智的判断。因为作梦的人从来不打算真正有所作为，他就不必局限在行得通的地方了。他的想象具有自